

節本秦西新史攬要



節本秦西新史攬要

孫

光緒貳拾八年上

海善局石印

西學新政叢書

節錄泰西新史攬要原序

嘗考中國古世恆孜孜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巍然高出於亞洲為最久之大國而聲名洋溢且遠及於他洲崎嶇亟哉降至今日邊警日亟前患甫息後變迭乘嗚呼誰之咎歟推厥厥敗之理由於護已短而恥師人之長祇知閉關自守以為治不知人非就學於人為恥不學而甘居人後致足恥也苟持是說而身體力行之則中國之厚幸也所惜者朝廷雖有整頓之心往往無從下手僕知之而代為焦慮者歷有年所繼而喟然曰明鏡足以鑑妍媸新史足以究隆替曷不發篋出書以為華人泰山大海之助乎及讀我國馬瑟西先生所著十九周大事記西例以耶穌降世後每百年為一周今適在十九周中也則誠新史而兼明鏡之資也中國服官之眾讀書之士其於中國之古訓已爛熟於胸若欲博考西學振興中土得此入門之秘鑰於以知西國之所以興與夫利弊之所在若者宜法若者宜戒則於治國讀書之道思過半矣夫西國之興多在近百年中是書攝近人著作之菁華刪其繁蕪選以精思繙譯華文以餉中國願中國之人深味此書見諸行事今日者懲前毖後一旦祛痼習而迪新機轉禍為福馴至五洲萬國同慶昇平豈不美哉豈不幸哉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孟夏即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五月英國李提摩太序於上海屬廬

節本泰西新史攬要例言

一 是本仿吾郡周花玉官錄節錄瀛寰志略體例於文辭則從簡於事實則從詳手錄成編差便記誦  
一 原書為英國馬瑟西先生所著經李提摩太君及上海華爾康譯述分為二十三卷附記一卷是本汰其大半釐為八卷篇名悉仍其舊

一 原書每篇分列各節是本則連貫而下偶有數篇前後錯雜因重為詮次非好為顛倒也

一 是本所節或二句合成一句或數句刪為一句隨文氣而節之其接簡處間有增潤一二字以期聯貫

一 是本於戊戌夏秋間與金匱秦特臣國璋錢塘黃穉清曰復同縣俞康侯玉書諸君刪定成書己亥冬

美洲林樂知君過滬演說東吳學堂之事因介林君以是書就正李提摩太君今春因事至滬晤李君於廣學會允為點定旋即貽書云此書刪繁就簡不失原旨自足刊以傳遠因承嘉許用敢付梓特記於此辛丑五月慶雲自識

節本泰西新史攬要目錄

卷一

歐洲百年前情形  
法皇拿破崙行狀  
各國會於奧都

卷二

英吉利國

改制度

卷三

英除積弊一

英除積弊二

民間公票

戰

卷四

英邦治之隆一

英邦治之隆二

教化廣行

善舉

卷五

印度

新疆

卷六

法國復立君主

法國再立皇帝

德意志國

卷七

奧地利阿國

意大利國

俄羅斯國

突厥國

卷八

美利堅國

教皇

歐洲安民

西學新政策書

節本泰西新史攬要卷一

英國李提摩太譯本

烏程周慶雲錄

歐洲百年前情形

歐洲百年以前各國君長窮兵黷武日尋干戈全洲人民不過一百七十兆而隸軍籍者四兆或由國家選練或係自願投效其軍械防費一取諸民民安得不困且歐洲全境北至北海南至地中海東至亞洲西至太平洋幅員如此其遼廓也兵燹既開難營生計况相爭至二十五年死亡不下數百萬寔亘古所罕有嗚呼慘已歐洲大小之國不一有法蘭西者以暴虐聞百年以前有民二十五兆其君專權自肆小民呼籲無門激而生變揭竿四起皆求改弦更張而兵端之開遂由法國始矣當中國雍乾之際法國魯意王第十五當國六十年多行不道罔知治理然較之前王魯意第十四在位時兵禍已少且以整頓商務經營製造為當務之急故百姓雖受其害尚得謂享太平之福已萬幸矣時有名官曼特斯邱斯著一書言英治國規模勝於法國法人讀而羨之一舉一動盡以英制為準則衣冠亦改而從英昔者一年之中購英之貨不過值英金九萬鎊改效英制而後增至八億三萬鎊論者不察以為法人好英之服飾器用寔則好英之法度曲章也法人既漸明治國之法會屬於英之亞美利駕洲人忽起叛英自立為國并使百姓公舉有才德者以為君立國號曰美利堅法國聞之其家中之賢者與讀書士子即欲同至美洲以助成之法雖嚴行禁止然尚有人私往者自是以後法之士民不服王之舊規矣法俗習於奢侈宮庭尤甚貨於他國之債積至英金二百二十四兆鎊之多統計一年應付國債之子金須二十六兆四億鎊而計其入項合各色賦稅不過十八兆八億鎊日積月累百姓愁苦一千七百八十三年乾隆四十八年改命嘉龍為戶部尚書嘉龍剝肉醫瘡國債漸次清理不知嘉龍雖似善於理財

寔賴各銀行之支借迫銀行之財告罄依然莫展一策因密奏法王曰臣力竭矣苟欲求富惟有恪遵舊日成規舉昔年世家教士輕賦免稅之弊掃而去之而今與商農人等一律完納則舉國人民必皆悅服書上王下詔世家與教士等約期會商嘉龍承旨明告諸人世家與教士聞之聲勢洶湧王懼解嘉龍職改令世家教士熟籌良策詎知此二等人並無善法漸漸散歸法民依然守因此一千七百八十七年事也法國舊章王獨掌利權民間罔知國用比年以來始行立册示眾之法而法京巴黎城中人及農夫入等亦各關心時局見度支清册知王不能治國因共相竊議公舉議事人集於一處別籌善法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五月徧國公舉議事者一千二百人集議於非色野法王所居維巴黎京城不遠更改舊章函約世家教士齊赴禮拜堂既入堂教士世家不願同處王已命分為三處商議而農工商諸人必欲親面會商庶得秉公之善策俾通國人皆稱利便教士世家俱不從商農工等即伸下議院之權自立主見謂自今而後我等公議之會名曰國會會中人共訂之律即為國律彼世家教士既不欲與我等會商則我等公議既定以後即按律而行可也或謂公議之舉係美國聖令商農人等改美國之自立新政云國權既改王與教士世家遂不得不從然非心悅誠服故仍欲收回政權以作威福是年七月召兵三萬運炮百座連營於非色野一帶思以兵力脅民國會中人聞之求王遣撤兵士王不允且縱兵直抵巴黎巴黎人且驚且怒一律罷市又集城內外諸人互商辦理之策僉謂我等不反無以救各人於是全城俱亂一呼百應旦暮間已有願為兵者四萬人各鐵工則併力製造軍器或有舊藏兵械者盡出於外恣人擇取或以農器改鑄軍裝然尚不敷用又擁入武庫盡取刀槍藥彈而出時法政之最拂眾心者莫如巴士的大獄齊擁至獄門外獄兵知眾寡不敵紛紛逃散此七月十四日事也法人至今以為令節每年是日遠近懸旗設宴爭相慶祝咸謂國家改變舊章凡我人民共享承平之福者皆由此日基之也時魯意第十六王在非色野聞巴黎之警以為有兵三萬無難戡定至夜諜報百姓盡挾兵刃巴士的獄已破王始悚然既而問曰我民

竟盡反乎某官對曰恐非民叛直欲為王整頓國事耳王大悟始遣官語國會云非色野駐兵已撤令各還鎮所矣然自此以後法民之權重法君之權始輕是年八月又逢國人聚會之期凡昔日不公不便之法刪除淨盡其世家獨享之利如不納糧稅世官豐饒私擅園囿捐納官階壟斷市利諸事一併革除教士所得十分取一之利亦從刪汰城中應辦地方事宜向為官主政者改歸公舉之人辦理國家應徵賦稅不論世家民戶一律完納官民詞訟一律判斷其入仕者無論世家民戶以有無才德為斷王不能違惟有拱手唯諾而已越數日忽有貧難婦女羣擁至非色野王宮請王同赴巴黎王不願欲挈宮眷遁若無其隙遂強逼入城安置於拖來哩宮大有幽繫之意法既變通成法同洲各國凡與法王休戚相關者皆思助王以爭政柄與皇普魯士侯亦願助之法之世家出亡於日耳曼境者十萬餘戶更欲殄滅新黨奪回大權國會人聞之致書與普諸國之君云某等受國家苛政多歷年所今改新法得慶重生巧聞貴國欲助敝國王爭奪國權則是欲毀我國法亂我民生也某等心何以甘於是法人既與各國從事於疆場乃潛誘各國之民皆效法國以變更其朝政并謂國家之事不宜由君上專權不論何國人民苟欲為國家變通舊規除其君主之權者法即助以兵力各國聞其語皆不服英國因使使語法云凡有國者無論君主民主要皆自有主宰汝之國汝自為政我初不欲干預若我國本由君主汝敢亂我國政斷不相容法人無詞以對又恐君主各國皆助法王而反其國柄也一千七百九十三年正月遂弑王英以法人敢於弑君遂與絕交俄以英人所為合理遂與英立約以禦法先是一千七百九十二年普國奔雖侯統普與二國兵十四萬及法之出亡諸世家向法境進發欲代法君反正途次傳檄法人法民方幸脫國家羈絆無意講求戎事迨接普侯之檄諸壯士聞之同喟曰外有強兵之壓境內有王黨之食言王召敵兵以害我留王何用遂合兵三萬至拖來哩宮先縛守宮之瑞士國兵誅殺無遺王與妃及諸王子王之戚屬俱逃入國會國會人即牙之於獄此八月事也奔雖侯率師至法唾手而得斐敦巴黎聞耗羣謂巴黎

境外今已無險可守有旦吞者過事敢為說於眾曰外兵之來定王當召之不如先殺王當以杜後患於是齊赴獄中取法王之妃及諸王子與其家屬親族并平日有仇在獄諸人無論男女共殺一千一百人乃謀整頓軍伍以禦普奧之師巴黎諸將中有多慕廉者驍健善戰公舉為將軍遂師諸將士禦普奧之師於發滅一戰大勝奔雖侯以普奧二國之師退法人屢謀所以處置王者國會曰昏君貽害我輩至於此極豈宜任其優游於世遂定以死罪初普奧之難日亟法人疑實滋多見有舉動可疑者概目為王與世家之黨殺戮頻仍慘無天日馴至國會中人亦各自分黨類自相殘害遲至二年始知有羅貝斯別爾者語甲誣乙語乙誣甲遂至各起猜疑一千七百九十四年七月拘羅貝斯別爾數其罪而殺之於是各釋疑團相安無事矣

### 法皇擊坡崙行狀

歐洲之地中海有科西嘉島者法之東南境也始屬於意大利列邦之耕羅亞國法人以重金購之旋遣將率師往戍之此一千七百六十九年事也科西嘉以彈丸之地崛起奇傑為法國之主者二十年糜爛法民浪擲法金遂使法蘭西變為歐洲最疲弱之國嗚呼此其中蓋有天馬先是一千七百六十八年島人某律師生子曰擊坡崙時島尚未隸法及擊坡崙為法君法人以為彼特科西嘉島之人耳擊坡崙知之詭稱生於一千七百七十年則在島歸法國之後一年即係法之所產其生平謔詐類如此其父雖為律師而歲入不豐不幸又中年謝世母則孀居子立撫養兒女艱苦備嘗擊坡崙幼而好武年十一入武備學堂肄業越數年值法國民變彼即因民心推戴聚眾於土龍城已為渠率指揮而訓練之每戰輒勝取威服其智勇既而巴黎兵變公舉率師往討曾不旋踵即已帖然眾心益附法與意大利國積不相能國會承制以擊坡崙為將軍一千七百九十六年率師四萬向意大利進發師行所至連戰皆捷又於二年之內戰勝戍意奧兵凡奧國屬地之在意境內者皆附於法又敗教皇掠其倉庫而空之意大利北半部諸小國胥為法之行省擊坡崙奏凱回巴黎時

方二十九歲法人呼為歐洲第一大將軍遂無不尊崇而敬禮之矣而國會私議以為擊坡崙若在巴黎我輩大權必為所奪因使人說之曰英吉利與我最近而有違言苟欲用兵宜從英始擊坡崙聞之大喜以為歐洲強國莫如英不先服英不足以遂橫行之志夫英有埃及更與其雄藩印度往來之孔道也埃及既破印度即不能守印度不守則英不難平矣遂率師至埃及先為詭詞以誑埃及人云凡我之來非利汝之土地欲為汝等除暴君也長驅直入竟過埃及迤北沙漠酷熱之地而抵王陵埃及者非洲之故國也開創至今垂四千載諸王之陵寢皆在焉擊坡崙恐士卒逃散遂詐言曰諸軍敬聽予言此四千年之古墓中有神靈默觀爾等之能戮力否也眾軍聞之各願決一死戰以顯威名埃及之兵當之輒靡其北半部屬地盡為所有此一千七百九十八年事也擊坡崙既據埃及之北遂為之重立法度改行政事日漸平治迄今埃及人稱道弗衰而全坡崙之治埃寔平允公正云英廷聞擊坡崙出師急命水師提督羅利孫率師至地中海以禦之中途阻於大力羅利孫既至不見法一兵一艦及抵亞布其海口令水師四出哨探始見法艦停泊處次日英法交兵法兵敗績水師燬焉擊坡崙在陸身陷重圍急集燭餘而語之曰水師雖破如能於此時疾趨亞克則東據印度猶可以自王眾皆唯唯於是率兵潛從陸路過敘利亞直指扎發海口攻破其城殺人四千星夜北行徑奔亞克海口豈意英將斯美遂料擊坡崙必取亞克先統兵船二艘泊於海角防堵甚嚴擊坡崙知事機已露難以襲取戀戀於此恐有乘其後者遂僱小舟潛歸法國英雖有兵船密圍海口竟未知擊坡崙之脫去其機變為何如也擊坡崙回國知國會派出大臣會議是比後意大利亦屬他人而俄與英三國又新其議和連兵甚眾蓋欲得法而甘心焉是時法國外有強敵加兵之患內有王黨世家播弄其民之慮國會中人亦各分門戶爭權攬政實有岌岌不可終日忽聞擊坡崙回國眾皆知其於數年之內破埃及服意大利掠地攻城戰無不勝眾心皆思推戴擊坡崙率健兒數輩直造國會宣言曰法遭兵亂政令無常長此安窮危亡可為待我今爾暫理國

政國會中人本畏拿破崙之權勢及聞是語相顧駭詫紛紛退出拿破崙遂專國政一千七百九十九年十二月首謀與英國修好英人不許拿破崙聞之大喜以為此後與英交戰則翼非我起既可以謝法民又可以遂好大喜功之志時俄君保羅有心疾拿破崙知之既為英拒愛計而與俄和且親見保羅領以此言保羅大悅許立和約時則與英之交仍固結不解也與法戰英人助之以兵師拿破崙遣將屠羅炮兵至日耳曼境以攻奧國之師連戰而未得勝拿破崙親督砲師三萬直達意國攻成意之奧兵奧人亦調精卒三萬以禦之法人未集奧軍乘其不備先襲其後師法兵大敗拿破崙與部下議曰我軍雖挫何以為守禦之計裨將某對曰此戰之北實師旅未齊今時未及面宜速集大兵并力攻之遂重整旗鼓再接再戰至十二點鐘之久奧兵大敗幾至全軍盡沒法國國會中人前此所失之地又奪而取之凡屬於奧國之砲臺盡為法占此一千八百零六年事也十二月法將屠羅在日耳曼聞成意之奧兵為法所破於是奮勇進軍成日耳曼之奧兵不能禦亦大敗奧之南北兩路險要盡失奧君束手無策降於拿破崙俄既與伐連和英則孤立無援而普魯士國向為坐觀成敗者今乘機蠶食英在日耳曼之屬地意大利和蘭西班牙各國又皆懼伐之強拱手聽命丹墨瑞曲兩國亦附於法英國既無他山之助不得不獨力防維又隆和拿破崙必假丹瑞諸國之詐私運軍械乃命水師提督羅利率兵船至北海以防諸國因與丹戰丹師殲焉盡俘獲其兵船器械此一千八百零四年事也丹國既敗其與英為敵者舍法而外惟瑞典與俄耳俄之大臣知王有心疾外交內政是非顛倒如任其所為則誤國害民遺禍宗社不得已繼王而試之立其子愛烈珊德為王愛烈珊德既即位整飭國政以審慎邦文為首務遂與英重修舊好於是英為盟主而布告各國各國本苦金革之禍咸欲其登睦誰望拿破崙無可如何亦聽命諸國乃約期會於法之鴉眠地即名之曰鴉眠和約自此以後歐洲各國暫得息肩矣拿破崙之至國會也本自言暫理國

政及大權在握兩平意大利一平埃及又攻破奧斯馬加歐洲之勳臣宿將舉無有出其右者其部下大小將士一經指揮亦類能摧強敵而克堅城及問其年則僅三十有三且鴉眠締約以後優游閒曠益復整頓庶務修政常規調劑於新舊之間變通而損益之人皆服其公正又念巴黎人遭亂食貧思設法安輯之乃脩都城疏河道築石路以通車轍巴黎無業游民緣此皆衣食有資人心漸定又招集流亡俾之各安生業從此室更安堵民慶更生矣時英法雖訂約連和然拿破崙恒蠶食歐洲新地英國知其必將寒盟故遣戍埃及與地中海沿島之兵既不撤防且更嚴令嚴加防範又屢託各國報館代致英人議論指斥法事拿破崙見之雖甚不悅然猶強抑雄心陽託息兵安民之說又閱年餘英絕法國之好不與往來遂於一千八百三年五月兵端重起相持十二年之久兵連禍結歐洲幾無甯宇矣其時拿破崙欲服英以威各國先在法之北岸密調精兵十五萬潛藏軍械載以大船二千艘謀取道於英法交界之海灣登岸以攻英之陸師而徼西班牙兵船六十艘護之然恐英人知而攔截水師不能抵禦慮誘英之兵船先至西海然後據檣而下謀既定飛諭各兵船揚言渡往西海攻取英之西印度並提督兼利孫不知其計忽見法兵渡海急率兵船轉舵而西法將急於見功駛行不遠旋又折回兼利孫見敵船東返詢知其謀馳召在英各兵船不論駐防遠近悉數趨往半途要截遂與法戰於海大破之英人又患法用各國兵船以救應也或獻策謂宜先用偏師攻破各國兵船則法勢孤矣從之休兵三月迫拿破崙所徵之各國兵船於日斯巴尼亞亞細亞南之他熱加海而英之將士奮勇血戰凡八十餘日各國水師全軍覆沒英獲大勝而主將兼利孫心力交瘁轉聯身亡拿破崙在盟中聞警不勝忿怒乃飛檄潛渡英海不成之兵改糧入蘭因河以圖與國續調兵十八萬名會合前隊與兵八萬名困入重圍提督馬克自知不敵而又無可為計即懸白幟降法拿破崙遂直趨奧之維也納京城奧京中糧糶器械盡為所奪俄聞奧警俄皇愛列珊德統帥救奧拿破崙聞其謀率師駐於澳特利司伴為受困狀俄皇不諳地勢且聞

法皇之受困也即命羅蹤至澳特利司擊坡崙見敵兵掠壘而過親督士卒指揮調遣動中機謀各國大敗傷亡不下三萬人俄皇素亦以知兵稱及與擊坡崙戰終不如其謀勇兼資也此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十二月事也俄與之兵既敗求和於法法勢益張初英之相臣曾特游說各國以連橫之策嗣又與俄立約請俄如與師攻法出兵十萬英嘗出金錢一兆二億鑄助充軍餉不意初次連兵竟為擊坡崙所絀曾特愧且恨憂悶而卒普國常受法之欺凌怨恨無所洩及聞各國連兵遂於是月與師助俄與諸國以敵法及抵維也訥都城始知各國皆敗遂亦懼而求和擊坡崙雖與各國同盟然更慮待普普不能堪皆欲起兵以攻法時坡崙久有鯨吞普國之心徒以立約未久猝難渝盟今普為戎首遂命與師又派一軍赴奧斯打隘口阻截普兵歸路遂大破之普師八萬人無生還者此一千八百六十年十月事也普與既蹙其能與法為敵者祇英俄二國而已是時歐洲陸路之兵惟俄可與一決雌雄擊坡崙遂又統兵十萬取道東北境以攻俄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二月法兵至莫略與俄兵遇遂命開仗勝負未分而兩軍傷亡已不下五萬人踰四月又大戰於飛麗欄既而俄師大敗遂與法皇脩好兩君會於離門河中之木筏共訂和約擊坡崙祇三十九歲耳而歐洲人民咸推為才能出眾之人無論何國之君或即位或撤位咸決於擊坡崙之一言各國治民之法咸稟命於擊坡崙舉無敢稍違者然擊坡崙深恐各國舊君都非心服一旦有變必喪霸圖若分封其宗族親戚與親信大臣為各國之主法可安於磐石矣於是命其姊婿為意大利所屬之擊坡螺螄王封其弟魯意為和蘭王約瑟為西班牙王葉落密為日耳曼列邦中之威士法利亞王其季弟劉錫恩平時議論時與相左故不敢封以國又以劉克小國予其長姊伊麗薩以瓜薩他拉國予其次姊費玲以日耳曼列邦中之巴登小國予其後之姪女其他如義子莫則為之取巴哇利亞王之女為室又封其將軍被拉多特為瑞典王以為如此分茅胙土可豈屑藩法國也不意擊坡崙之母謂皇策不能持久惟向擊坡崙索取常俸廣蓄金錢誘其子女云爾等貴居王位終難久享異日失勢必仍賴我之

財以供衣食也當時皆不之信其後竟廢法王類歲用兵西班牙葡萄牙初非法之藩屬而軍餉庫財皆聽法  
皇主政可謂曲盡當大之禮者矣然法皇之心猶未足先在法之南境與西葡交界處新立一國而封其親信  
大臣為王鎮之以重兵葡王大恐釁海至南美洲僑居巴西以避之西王不甘退讓擊坡崙迫而去之以西班  
牙全境封其弟約瑟為王西葡二國遺民心咸不服故乘法皇舉兵攻北歐洲時南歐洲之西班牙人立時反  
正公舉統帥以拒法人奉降箋于英乞師以為聲援並令前與法戰祇用水師陸路則僅以兵餉助他國未嘗  
親與對壘于是決計與師以惠靈吞為將軍率師一萬進屯葡國遂於一千八百八年八月與法戰于非彌拉  
法人大敗惠靈吞既獲勝即與法將因瑞立約迫令其師退出葡境旋以約章呈國英之執政謂中有一款未  
合機宜遽解惠靈吞兵柄檄調回國改命穆爾為將軍增兵三萬令深入西班牙之地追襲法兵不意法皇時  
正駐西班牙部下有精兵三十萬人穆爾聞之知難而退法兵倍道狂追及之于科隆拉直歷英兵而隔英之  
將士竭力回戰雖幸敗退法軍然穆爾亦陣亡于此此一千八百九年正月事也嘗英國厚集師徒往援西  
葡時與人喜不自勝以為乘此英攻其南我攻其北法必不支英人知之助以兵餉星連成軍擊坡崙時正逐  
英將穆爾於法之南境謀報與國興師來攻北境擊坡崙趨台各軍未及三月士卒雲集檢視軍籍已三十萬  
人移書與營詰朝相見甫及匝月又破奧國維也納京城割奧地五分之一為法屬邑仍罰令賠繳軍餉無算  
蓋以使之貧窶不克自存也又令養兵不得過十五萬使之日就孱弱以為未足徧襲奧之城垣俾之進無  
所恃者退亦無可保莫雖無可如何然痛恨法國之心則日深一日矣是年四月與法相持正急英將惠靈吞  
又率師二萬人至葡萄牙葡境有脫累斯非特拉斯者前枕葡之內山後臨海口駐軍于此兼可以保運道又  
就內山之前各險隘編築砲臺立足既定乃前往西班牙邊界以嘗敵法兵來迎惠靈吞退屯布薩科設伏以  
待法兵追蹤而至敗其前鋒法兵乃退又以德夫大挫必將整隊以歷我布薩科乃退至脫累斯非特拉斯未

幾法將軍瑪孫納率眾踰布薩科攻破各炮臺進逼脫累斯非特拉斯駐師山下謀以重兵困之孰意英餉運從海口毫無損礙而法兵株守山下餉路崎嶇反至大困一千八百十年十月法人全師皆退惠靈吞既得志出奇制勝以擾法人歷年餘追奔逐北葡地遂無法兵之蹤跡旋又振旅直入西班牙之京城然西京雖復西班牙國內法兵甚多猝難驅除淨盡也一千八百十二年法俄所立和約已閱五年法皇忽逼俄以難堪之事俄皇不許遽命起兵伐之又思凡有國者皆以京城為根本今伐俄莫若直攻京城既得俄京盡取俄地則英在歐洲勢成孤立不能與我爭強矣惟俄京地大物博俄人又以驚悍稱非若他國取之易於為力今合屬國之精兵共一百二十五萬若留兵一半以守法京兼備各國於事當可無患法皇親為統帥共計部兵之隸法籍者三十三萬有奇其隸奧意波瑞和蘭等屬國者亦三十三萬有奇合六十七萬八千人自古軍容之盛兵數之眾未有如此役者也至期大隊渡離間遂入俄境俄皇聞兵數之眾有懼色或曰莫若行堅壁清野之法凡郊外之露積餼糧盡斂入堡牲畜亦毋得牧放於外則法兵到此野無所掠饑渴從戎人愈眾潰愈速也從之法兵既入俄地赤地千里毫無所得法皇權宜減發類餉未幾而軍無見糧兵丁以尋食為名往往散失不復回營其不能逃者酷暑蒸騰死亡枕藉及至俄國本司寇都城法兵祇三十餘萬人當其未入本司寇也俄人尚不甘退讓九月與法兵戰於波羅的諾不分勝負共殺傷十萬餘人俄皇與其臣民遠遁法皇大喜謂俄京可唾手而得豈料俄皇定計亦仿京外清野之法其重壁而不能遷移者則先伏火種法軍入城正榜徨間四處火發全城焚燬一空法皇至此始知中俄之計急謀班師而俄兵四處追襲法兵急於歸國各無鬪志雖以擊彼倫之善於將兵亦遂束手無策斷後之師屢為所敗法兵退至俾爾西納河俄於河畔之內山暗築炮臺分兵埋伏當法兵半渡之際鳴礮狂轟法兵不死於火即死於水號哭之慘幾震重霄至十二月法兵始全數至離門河殘軍不過八萬有奇且尚有國中派迎擊坡崙及半途降附之人非盡當時舊部此真古今罕有